

月滿
西樓

琼瑶全集
11

月满西楼

目 录

形与影	(6)
晚晴	(43)
回旋	(71)
烛光	(104)
晨雾	(115)
乱线	(127)
前夜	(142)
蓝裙子	(155)
斯人独憔悴	(167)
月满西楼	(197)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形与影

一九三九年的盛夏，两个风尘仆仆的青年，提著旅行袋，停在成都东门外的一栋庄院的大门前面。

这儿已经算是郊区，大门前是一条碎石子铺的小路，路的两边全是油菜田。这时，油菜花正盛开著，极目望去，到处都是黄橙橙的一片。一阵风吹过去，黄花全向一个方向偃倒，飘来几缕淡淡的菜花香。这栋房子，却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，在高大的树木之下，露出红砖的围墙，和苍灰色的屋瓦，看来静悄悄的，有种世外桃源的风味。

两个青年站在那两扇黑漆大门外面，一个中等身材，剑眉朗目，鼻子端正，咧著张大嘴微笑著，穿著一件浅灰色的纺绸长衫，一般潇洒安闲的劲儿，虽然眉毛上都聚著汗珠，却仍然兴致勃勃的指手划脚的谈论著。另一个白皙颀长，眉头微蹙，眼睛黝黑深邃，带著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凝视著那一望无际的油菜田。前者正挑著眉毛，愉快的说：

“绍泉，你看这油菜花如何？一到这儿，看到油菜花，就有一种农村的味道，比城市高明多了！”

那个叫绍泉的青年一语不发，只落寞的笑了笑。前者在他肩膀上狠狠的击了一下说：

“绍泉，我把你带到成都来，就是要治好你的单恋病，你一路上的阴阳怪气看得我都要冒火了，假如你再这样愁眉苦脸的，我可懒得理你了！”

“谁叫你理我呢！”绍泉懒懒的说。

“好，又算我多管闲事了！”那青年咧咧嘴，把手叉在腰上，摔摔头说：“绍泉，你等会儿见了我姑母和表妹，也是这样一副面孔，我姑母一定以为我在重庆胡闹，欠了你的债，所以你跟著我来讨债了。”

绍泉笑了，说：

“那么，宗尧，你要我怎么样一副面孔才满意呢？”

“对！就是现在这样笑才好！”宗尧鼓掌说。

“得了，你倒像个大导演的样子，我可不是演戏的。”

“你看，你脑子里就只有演戏的，大概还在想你那个伟大的傅小棠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！”绍泉皱紧了眉。

“好好，”宗尧连声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提傅小棠怎么样？来，我们该进去了。”宗尧在门上连拍了几下，用四川话高声叫著说：“老赵，快来开门！我来了！”

绍泉望著宗尧说：

“你这下可称心如意了，马上就可以和你的心上人见面了。”

“得，”宗尧说：“你千万别拿我的表妹和我开玩笑，我那个表妹可不像傅小棠，人家怯生生的，碰到什么事都要脸红，你要羞著了她我可不饶你！”

“你瞧你那副急相！”绍泉微笑著说：“到底事不干己就没

关系，一碰到自己的事你也洒脱不起来了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绍泉。”宗尧说：“我和洁漪虽然从小青梅竹马玩大的，但是，至今也只停在‘东边太阳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’的阶段，始终就迈不过兄妹感情的那条界线。”

“为什么不迈过去呢？”绍泉问。

“唉！”宗尧叹了口气：“你见著了她就明白。她纯净得像个一尘不染的仙子，我总觉得和她谈世俗的感情是污辱了她！”

“别形容得太好，我可不信。”

“你等著瞧吧！”宗尧说，接著又猛拍了几下门，大叫著说：“老赵！郎个搞的，叫了半天门都不来开！”

随著这声叫喊，门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和一个四川老仆的答应声：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门立即开了，宗尧和绍泉马上就陷进了一阵热烈的欢迎中，随著老赵的一声高叫：

“表少爷来了！”

屋里迅速的就涌出好些人来，都是这屋中多年的丫环仆妇，把宗尧两人包围在中间，宗尧在这个肩上拍一下，那个胳膊上捏一把，大声的笑著叫著。接著，门里走出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，雍容华贵，怡然含笑的走了过来，宗尧摆脱了这些人的包围，赶了上去，大叫著说：

“姑妈，你给我准备了白糕没有？”

“你看看，”那位姑妈笑著说：“还是这副猴相，永远像个毛孩子！进门什么都不问，就要吃的！这位是你的同学吗？”

“对了对了，”宗尧拍拍头：“我忘了介绍了！”他拉过绍泉来说：“这是我在重大最要好的同学，宋绍泉。这是我姑妈，有一手最好的烹调本领，等会儿你就可以领教到。”

绍泉跟著宗尧叫了声姑妈，微微有点腼腆的笑了笑。宗尧拉著绍泉向客厅里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说：

“姑妈，真的有吃的没有？我饿慌了，一路上坐那个木炭汽车，颠得人骨头都散了！”

“吃的当然有……”姑妈笑著说，一面打量著宗尧：“不过……”

“别说！”宗尧叫著说：“先增加体重！再减轻体重！”

姑妈又笑又皱眉，说：

“你这是什么话嘛？一点文雅劲儿都没有，念了半天大学，越念越小了！”

宗尧回头对绍泉说：

“你知道，我姑妈的规矩，远道而来，必须先洗澡才能吃东西，要把我们一路上增加的灰尘洗刷掉。其实，洗澡最伤元气，一路辛苦，再伤元气，岂不是想谋杀我们吗？”

“看你这张嘴！”姑妈转头对绍泉说：“宋先生，宗尧在学校里也这么贫嘴吗？”

“比这还贫呢！”绍泉笑著说：“他在学校里有个外号……”

宗尧跳了起来，大叫：

“绍泉！我警告你，不许说！”

“什么事情不许说？”

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在通内室的门边响起了，声音虽然不

大，却把全室的笑闹都压了下去。绍泉回头一看，顿觉眼前一亮，像是突然看到了强光一样，使人不由自主的身心一振。那是个十八、九岁的少女，穿著件白底碎花的旗袍，刘海覆额，发辫垂腰，长长的睫毛盖著一对水盈盈的大眼睛，小巧的鼻子底下是一张柔和的小嘴，眉尖若蹙，眼角含颦，别有一种说不出的韵致。她站定在那儿，一手支在门框上，眼睛温柔的停在宗尧的身上，嘴角逐渐的浮起一个浅笑。

“在房里看书，听到一阵叽哩呱啦乱叫，就猜到是你来了。”她轻轻的说。

“哈，洁漪，”宗尧招呼著。“快进来，我给你介绍。”

洁漪走了进来，不大经意的看了绍泉一眼，随著宗尧的介绍，她轻盈的点了一个头，又掉转眼光望著宗尧说：

“宗尧，你黑了，更像野人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宗尧一抬眉毛，说：“洁漪，你大了，更成了美人了！”

洁漪的脸蓦的绯红了，她对宗尧瞪了一眼，转身就向门外走，宗尧笑著嚷：

“洁漪，别跑！你也不看看我给你带来的小礼物！”

洁漪站住了。宗尧拉过他的旅行袋来，打开了，一阵乱翻乱搅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把什么袜子衬衫内衣都拉了出来，还是没找到，洁漪用不信任的眼光望著他说：

“尧哥，你又来哄我了！”

“哄你是鬼！”宗尧说，一面苦著脸问绍泉：“绍泉，你记得我那一对玻璃小猫塞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玻璃小猫？”绍泉想了一下，叫著说：“我知道！你临走

的时候一直叫著别忘了带，又怕在旅行袋里压碎了，就塞到你随身穿的大褂口袋里了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！”宗尧眉开眼笑的伸手到怀里去拿。绍泉耸耸肩说：

“没有用，你临出门的时候说那件长衫太脏，脱下来交给老太婆去洗了，你说长衫带得太多了，那件可以不必带来了。”

“哦！”宗尧的手停止了摸索，满脸怅然，半天后才快快的抽出手来。站在一边的姑妈却笑弯了腰，洁漪也抿著嘴直笑，刚倒了盆洗脸水出来的张嫂也笑得抬不起头来，绍泉也忍不住笑。宗尧看到大家笑，也跟著笑了。

这天晚上，宗尧和绍泉同房，准备就寝的时候，宗尧问：

“你看我这位表妹比傅小棠如何？”

“完全不同的典型，无法对比。”绍泉说。

“她还会弹一手好古筝，过两天可以让她弹给你听。”宗尧说，先躺到床上，用手枕著头。

“宗尧，你是个幸运儿。”绍泉一面换睡衣，一面说。

“怎么，”宗尧说：“我对她还一点都摸不清呢！”

“你是个糊涂虫！”绍泉走到桌边，拿了一张纸，写了几个字，递给宗尧说：“你别‘当局者迷’了！”

宗尧拿起那张纸，看上面写著两行字：

“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，
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姻缘！”

宗尧望著帐顶，深深的沉思起来。

一排刘海覆著额头，发辫在胸前低垂，俯著的头露出头发中分的那条白线，微微带点诱惑的味道，两排睫毛下显出弧形的阴影，再下面只能看到微翘的鼻尖。那个古筝横放在她前面的小案上，她那纤长而白皙的手指正生动的在上面跳动，一串动人的音符传了出来，声音颤悠悠的，一直颤进人的心灵深处。猛然间，那张脸抬了起来，一对澄明的大眼睛对他直射了过来，他吃了一惊，有点张皇失措了。听到坐在一边的绍泉在说：

“哦，美极了！”

他醒了过来，看到洁漪正凝视著他，微微抬起眼睛，嘴边带著个嘲谑的微笑说：

“宗尧，你大概听得不耐烦，我看你都快睡著了！”

“胡说，我是被你的音乐迷住了。”

“我刚才弹的是什么调子？”洁漪故意的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宗尧皱著眉说：“我对乐曲不太熟悉。”

“就是你听了一百次的清平调。”洁漪鼓著嘴说。

“我就看出你根本没听！”

“你不能怪我，”宗尧咧著嘴说：“我有个专一的毛病，眼睛看著美色，耳朵就无法听音乐了。”

“尧哥，”洁漪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只会贫嘴，别无所长。”

“他还有一长。”绍泉笑著说。“你这位表哥还是个猎艳能手，许多女同学写情书给他，据说，女同学们给了他一个外号……”

“绍泉！”宗尧情急的叫：“你敢再说！”

“你说，是什么？”洁漪颇感兴趣的问。

“她们叫他……”

“绍泉！”宗尧叫。

“别理他，你说嘛！”洁漪催促著。

绍泉对宗尧抛去颇有含意的一瞥，暗中挤了一下眼睛，就嚷声说：

“她们叫他风流种子。”

“绍泉，”宗尧皱紧眉头说：“简直是鬼打架，你胡诌些什么？大概你想傅小棠想疯了……”

绍泉站起身来，向门口就走，宗尧追过去，急急的拉住绍泉说：

“我开玩笑，你别生气！”

绍泉把宗尧向房里推，说：

“我没生气，有点头昏，想到田埂上散散步。”说著，他悄悄在宗尧耳边说：“别辜负你的外号！”说完，他把宗尧推进去，返身迤迤然而去。

宗尧回到房里来，对洁漪摊了摊手说：

“没办法，他一听我提傅小棠就生气。”

“傅小棠到底是谁？”

“一个话剧演员。重庆迷她的人才多呢，绍泉就猛追了她半年。”

“你呢？”洁漪斜睨著他问。

“我？只看过她的话剧。”

“大概也是追求者之一吧，要不然怎么能叫做风流种子呢！”

“你别听绍泉胡说八道！”

“胡说吗？不见得吧！”洁漪咬著下嘴唇，挑著眉梢，带笑的说。宗尧望著她，心中不禁怦怦然。他靠近她一两步，一时竟无法说话。

“告诉我你女朋友的事。”洁漪说。

“女朋友？什么女朋友？”宗尧错愕的问。

“你在重庆的女朋友。”

“我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别骗我！”

“骗你是鬼！”

“那么，她们为什么叫你风流种子？”

“因为我跟她们每一个人玩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宗尧凝视著洁漪，呆住了。洁漪脸上渐渐的涌上一片红潮，宗尧喃喃的说：

“洁漪！”

“什么？”洁漪仿佛受了一惊。

“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……”宗尧继续凝视著她，她面上的红晕扩大，加深。他轻轻的说：“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说吧！”她说，温柔而鼓励的。

“洁漪，假如我说出什么来，不会冒犯你吗？”宗尧轻声说著，缓缓的握住了她胸前的发辫，不敢抬起眼睛来，只注视著发辫上系著的黑绸结，很快的说：“洁漪，你在我心中的

地位一直太崇高了一些，高得使我不敢接触，不敢仰视。这几年以来，你不知道你的影子怎么样困扰我。每年寒暑假我到这儿来度假，临行前总发誓要向你说明，但，一见你就失去了勇气，假如你觉得我的话冒犯了你，我就要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。所以，我始终不敢说，洁漪，我自知对你而言，我是太渺小，太低贱了，尽管我在别人面前会有优越感，一见到了你就会觉得自卑。我无法解释，但是，洁漪，我不能再不说了，我不能永远用嘻嘻哈哈的态度来掩饰我的真情。这几天，和你日日相对，我觉得再不表示，我就要爆炸了。现在，我说了，你看不起我的话，我就马上收拾东西回重庆。现在，请告诉我，你心里是怎么样？”

宗尧说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始终低著头，不敢面对洁漪，直到说完，洁漪却毫无动静，既不说话，也不移动。宗尧不能不抬起头来了。但，当他看到她的脸，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她原来泛红的脸现在是一片青白，眼睛迟滞的凝视著前方，一动也不动。宗尧紧张的抓住她的手，她纤长的手指冰冷的，他摇撼著她，喊：

“洁漪，洁漪，你怎么了？”

她依然木立不动，他猛烈的摇她，说：

“是我说错话了吗？洁漪？是我不该说吗？你生我的气了”

洁漪仍然不说话，可是，有两颗大大的泪珠溢出了她的眼眶，沿著那大理石般的面庞，滚落了下去。宗尧更加慌乱了，他自责的说：

“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，洁漪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！我不

该用这些话来冒犯你，我该死！”

洁漪还是不动，但，新的泪珠又涌了出来。宗尧呆呆的望了她一会儿，猛然跺了一下脚说：

“我回重庆去！”

说著，他向门口就走，才走到门口，洁漪发出一声惊喊，宗尧回过头来，洁漪对他冲过来，迅速的投进了他的怀里。她用手捶著他的胸口，哭著喊：

“哦，尧哥，你真坏，你真坏，你坏透了！你欺侮我！你明知道我的心，可是你让我等这么久！我以为你在重庆有了女朋友了！你太坏了！你太可恶了！你到现在才说，我从十二岁就开始爱你了，你到现在才说，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说了，你欺侮我……”

宗尧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他揽紧怀里的躯体，俯下头去，用嘴唇堵住了那絮叨著的小嘴。感到宇宙在旋转，旋转，旋转……然后是一段像永恒那么长的静止。

窗外，一个人影悄悄的避开了，这是绍泉。他走出了后院的院门，在后山的一棵榆树下站住，这正是薄暮时分，天边堆著绚烂的彩霞。他修长的影子被落日投在地下，他伫立著，自语的说：

“只有我，永远徘徊在属于别人的门外！”

他对著落日苦笑，笑著笑著，两滴泪水滚落了下来。他在树荫下席地而坐，把头埋进了手心里。

一个暑假如飞的过去了，在欢愉中，日子总像比平常溜得快一些。转瞬间，院里的梧桐叶子已变黄了。阳历九月初，